

延伸阅读：从围剿变救援
——记解放初一次剿匪的意外收获
□司徒洪

1949年底中山刚解放不久，各地治安情况欠佳，国民党遗留的土匪、特务，四处搞破坏活动，在原九区安平乡的田基沙、沙仔、沥心沙一带，仍有匪徒进行抢劫，打家劫舍、走私等活动。群众对此非常痛恨，要求解放军和工作队对匪患进行打击，确保社会安宁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我们安平乡支前工作队，根据群众的举报，马上召开了会议，研究如何对匪特进行清剿，决定先围剿田基沙头围，那里无人居住，是匪首陈满根、梁添友、冼全仔等经常出入、聚集作案犯罪的地盘。

参加那次围剿行动的有两广纵队一团派来的解放军韦明佳、刘文铎、陈金玉、陈铿章、黄锋等班、排骨干；有广州市军管会同志梁津、崔月梅、肖仲钊、关振光等；我们中山有刘文业、欧炎良、冯色本、杨汉棋、周文鉴、冯润、当地老农吴满等共20多人。

会上指定由刘文铎、陈金玉两位解放军指挥。携有轻机枪1挺、长短枪20多支，一天早上乘两只小艇，分东西两路进剿。我跟东路，由文铎同志指挥；陈金玉同志带领的西路，从后面跟上。我们从陈十顷工作队队部出发，直扑头围上岸。在基围内转角处，有一间小茅草屋，我们怀疑是土匪藏身之处，便提高警惕，将子弹上膛，搜索前进。我们走到离茅屋约50米时，听到屋内有铁链声，刘文铎上前数步，大声叫喊：“茅房内有人吗？”但许久却未听见回答。刘文铎同志再喊：“我们是人民解放军，你们被包围了，赶快出来投降，放下武器，会给你们一条生路的。”但对方仍无动静，令我们深感不明；冯润同志跟着喊：“你们顽抗不出来投降，我们就开枪了。”多次的叫喊，对方仍无反应，真是奇怪万分。刘文铎同志再喊：“如果你们不投降，我真的开枪了。”茅房内仍然鸦雀无声。刘文铎同志架起机枪向屋顶上“哒哒哒”扫射了一轮，打得茅屋顶禾草四面乱飞，但屋内还是寂静无声。刘文铎同志继续向茅房开枪，打落了一大片禾草，但仍不见有人出来。

陈金玉听到枪声，带队走了过来，他叫我们不要再开枪，他从旁边观察了一会，自己冲入茅房内，大叫“投降不杀”，他拉开屋内禾杆堆，发现有一老头子倒在屋角地下近基边处，陈金玉同志以为给我们打死了，用脚去踢了他一下，那老头动一动身转过来，大叫：“老总不要杀我，我不是坏人”。

他颈上锁着一条大铁链，铁链另一头绑在地下的木桩上，我走上前去问他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家在哪里？为何被人锁在这里？”

他说：“我是顺德陈村人，是一个良民，在陈村开有谷米店一间，一个多月前被人劫到这里，要我出10万元港币才放我。他们叫我写信让家人送钱来，可至今没有回复。”

我听了他的话，知道这是一宗标“参”勒索（编者注：标“参”为方言，绑架之意）案，可能遇上中山、顺德刚解放，他家人恐途中发生意外，不敢带这么多现金来赎人，所以拖了这么久时间匪徒都不放人。我们这次剿匪虽然扑了个空，但却救出了一名粮商，总算也有意外收获。

我们用刺刀斩断地下木桩，将他解救出来后，护送他到三角九区支前指挥所，他颈上的铁链仍未解开，刚好原九区区委书记兼支前指挥所主任梁泰猷同志在那里，他问：“你们为何把那老头用大锁链锁住，他犯了什么罪？你们千万不要违犯法纪。不要乱来！”

我说：“梁主任，你误会了。他是顺德的粮商，被土匪标‘参’到安平乡头围，今天我们去剿匪才把他救了出来，现在送来指挥部处理。”梁主任听了，认为我们做得对，说今后要依靠群众，将匪患肃清，做好支前工作才有基础。他马上叫人开了颈链，派三角两名干部送那粮商回顺德。

临行前那粮商对我们感激万分，口里不断地说：“解放军好！共产党好！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，我永世难忘”。

经过我人民解放军和工作队的不断清剿，当地的土匪们有的逃港，有的被扣押，大部分愿意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向人民政府登记。于是匪患被清除，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。

（选自司徒洪：《从围剿变救援——记解放初一次剿匪的意外收获》，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：《中山文史》第53辑，2003年印行。）

中山党史